

Jeffrey Hudon 博士，圣经考古学，

第 25 节，考古学和死海古卷，

第 3 部分

© 2024 杰弗里·休顿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 25 节，考古学和死海古卷，第 3 部分。

好吧，在发现古卷和约旦将军发现洞穴之后，需要组建一个专家团队，一个由语言专家和圣经学者组成的团队，编辑和研究这些卷轴。

因此，实际挖掘该遗址的罗兰·德沃招募了一大群学者（实际上最初规模并不大），来出版不断从贝都因人那里购买的数千卷卷轴碎片。再一次，贝都因人总是先于学者和考古学家来到这些洞穴，几乎没有例外，尤其是一个例外。因此，最初，七名学者被带到耶路撒冷，他们开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最终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将碎片拼凑在一起，找出缺失的部分在哪里，并识别有时非常非常小的文本片段，该片段来自哪里，无论它来自圣经文本、宗派文本，甚至可能是评论。

因此，这些学者通常在夏季来到耶路撒冷。有时他们会参观挖掘现场，但通常会留在东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馆研究卷轴。在约翰·D·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 和其他赞助人的资助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60 年。

需要指出的是，这又是在约旦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在约旦的控制之下，因此迫于约旦的压力，没有邀请以色列或犹太学者。

好的，我们要看看与此相关的一些人物。第一个人是罗兰·德沃 (Roland Deveau)，法国多米尼加牧师、考古学家和圣经历史学家。他是圣经学院的院长，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一位多产的作家。

他写了很多书，其中许多被翻译成英文。不幸的是，他的一些发掘作品在他去世后仍未出版。他在库姆兰的发掘就是其中之一。

慢慢地，但可以肯定的是，最终报告即将出来，围绕他在库姆兰的工作的研究再次缓慢得令人痛苦，但它们正在出现。我认为，他对库姆兰的解释是合理且经过仔细考虑的，但遭到许多学者的强烈攻击，因为他们认为他是根据自己对修道院生活的理解来解释该遗址的。他更认为它是一座修道院。

当然，他的批评者认为他依赖自己的罗马天主教背景。但本质上，这些犹太狂热分子和教派所做的事情与基督教后来的修道院运动非常相似。他与兰卡斯特·哈丁一起完成的一项艰巨的工作是从贝都因人那里购买碎片——这是德沃和兰卡斯特·哈丁在库姆兰的照片。

他们必须筹集资金，因为这些碎片的价格再次远高于最初购买的价格。最后，他们与中间人、巴勒斯坦中间人近藤就死海古卷文本每平方米 2.80 美元的价格达成一致。他们不择手段地乞讨、借钱，凑到钱来购买每一个卷轴碎片。

这是他们首要且最重要的努力。第一个被要求或邀请帮助研究死海古卷的学者是一位名叫弗兰克·摩尔·罗斯的年轻学者。他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师从奥尔布赖特。

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他的职业生涯后期，他再次成为奥尔布赖特的继承者，成为美国圣经研究的元老。他还制作了塞缪尔的书的早期副本，以及他正在编辑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稍后我们将有一张幻灯片讨论他撰写的其中一篇文本。

但他发现的一件事，并向奥尔布赖特展示，奥尔布赖特也同意，是有时早期圣经文本的段落或单词似乎比马所拉文本更接近七十士译本。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异端。马所拉文本是旧约的官方正典文本。

但他表明，尤其是在这一段中，早期的《七十士译本》副本实际上可能保留了马所拉文本背后的早期文本。他写了一本很棒的书，名为《库姆兰古代图书馆》，我相信这本书仍在印刷。罗斯的最大贡献是他能够通过文字和古文字来确定文本的年代。

当他说碳 14 年代测定法（与这些文本的纸莎草纸和皮革的年代同时出现）时，他实际上笑了一次，他通过字母形状对文本进行年代测定，证实了这一点。另一位杰出的学者是一位波兰牧师，名叫约瑟夫·米利克 (Józef Milik)。他负责编辑大部分宗派文本。

他说他被一些人称为拥有片段最快的人。他的著作非常多产，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急剧放缓。

他离开了神职人员，结婚了，并且本质上或最终，给出了他被分配给其他人的文字。我想指出这张照片，他在写死海古卷的文字，同时在作品上方抽烟。因此，早期的文本工作在保护和保存方面非常草率和粗心。

当然，现在绝对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事情要宽松和开放得多。他们甚至用透明胶带将碎片粘在一起。

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进行了大量的修复工作，以清除这些 2000 年前文本上的胶带残留物。另一位学者、年轻的英国语言学家约翰·斯特鲁内尔 (John Strugnell) 是一名光十字长老会教徒。

后来他皈依了天主教。但他很聪明，但正如你所看到的，相当不稳定。发表的不多。

他对其他人的工作非常挑剔。他最终成为《卷轴项目》的编辑，但有酗酒的问题。他在醉酒状态下接受以色列记者采访，称犹太教是一个可怕的宗教。当然，这导致了他的垮台，不仅是团队的垮台，还有他任教的哈佛大学的垮台。

他的捍卫者指出，斯特鲁内尔将犹太和以色列学者带入了死海古卷团队，而他们以前从未参与过。他对犹太同事总是乐于助人、和蔼可亲。因此，他又是一个酒鬼，并且还患有他声称的躁狂抑郁症。

所以，他不幸地有一个悲伤的、有点悲伤的结局。但他确实与伊利沙·库姆兰发表了一封重要的信件，据说是由库姆兰社区的领导人写的。围绕这一点也存在很多争议。

帕特里克·斯克汉很早就去世了。你可以在照片的中央看到他留着胡子。他是一位天主教学者。

他再次受到了政治的影响。但45岁时，他是一名天主教学者。他是一位天主教学者。

他是一位天主教学者。

他是一位天主教学者，而且年纪很大。

他是这个团体中最年长的学者，在我看来，这个团体还很年轻，主要研究圣经卷轴。他的学生尤金·乌尔里希 (Eugene Ullrich) 最近从巴黎圣母院退休，在他于1980年去世后接替了他的出版职责。

让·P·斯塔基 (Jean P. Starkie) 是一位法国多米尼加学者。他是一名僧侣和学者，也是阿拉姆语和纳巴泰文字的专家。当他被邀请加入该团队时，他正在贝鲁特教书，他没有完成的文本在他去世后由其他人完成。

受邀最有争议的学者是一位名叫约翰·阿莱格罗的年轻学者。他是一位英国新教徒，在此期间成为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并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

弗兰克·莫尔·克罗斯 (Frank More Cross) 称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为数不多的不道德的人之一。他会从其他学者那里获取材料，拿走卷轴，借用它们，然后在未经任何许可的情况下出版。他写了几本书，试图简单地炒作卷轴，而他后来的作品根本无法阅读。

它们太荒谬了，比如《神圣蘑菇》和《十字架》，我不会在那本书中描述他的结论，他于1988年耻辱地去世。可悲的是，最近，他被当作某种自由派学者将他视为英雄，讽刺的是，他的一些最糟糕的作品却被重新出版。现在，研究死海古卷的学者在洛克菲勒博物馆工作。

这是1938年在东耶路撒冷开放的博物馆，这是他们拼凑文字的卷轴或房间。在这里，帕特里克·斯凯汉 (Patrick Skehan) 和约翰·阿莱格罗 (John Allegro) 正在研究它们，作为研究死海古卷的学者之一，与同事一起工作，以及发现文本或段落

或识别某些东西的乐趣，一定是一段愉快的时光之前还没有被识别出来。这确实是令人兴奋的一天。

两千多年前的文字碎片上方再次抽烟。那么，拥有这个社区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大多数学者再次相信，显然有些人不相信，关于死海古卷和库姆兰有各种各样的疯狂解释，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某种接近或认同于艾赛尼派的教派。他们称自己为哈亚哈德（HaYahad），即社区，这是一幅有趣的艺术家描绘的正义之师与库姆兰追随者交谈的画面。

哈西德派或虔诚派是一场始于公元前 160 年左右的运动，致力于法律，非常严格的东正教犹太人，他们认为弥赛亚的到来受到阻碍，因为犹太人，特别是祭司阶层和统治者。当然，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告诉我们的犹太教的三个哲学或分支是撒都该派、艾赛尼派和狂热派。当然，他将艾赛尼派描述为极其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在社区中作为分离主义者过着简单的生活。

现在他们在这段时间被驱逐或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建立这些孤立的社区只是为了等待、学习、过正义的生活、虔诚的生活，并等待弥赛亚。他们的一些宗派文献中有关于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之间将会发生战争的想法，这是在库姆兰洞穴中发现的最早的卷轴之一。所以，哈西德派、法利赛派、撒都该派和艾赛尼派，好吧。

艾赛尼派在身体上与其他犹太人分开，以获得道德完美和仪式纯洁，并避免污染和当时社会的不正当一面。沙漠中的生活以及再次展望基督教修道院运动，你可以在这里看到相似之处。当他们等待新以色列、新约、末世、新出埃及、新征服的新生或复活时，严格的质朴和纪律，为主预备道路。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最早发现的七卷卷轴之一是以赛亚书的保存完好的副本，当你读到以赛亚书 40 章时，他们在文本中留下了一个标记的空间，其中写着：Kol Korei Ba Midbar，Panu Derek Adonai，一个声音在旷野呼喊，旷野Midbar，他们又住在犹大的旷野，Panu使直，开辟，再次命令式，为主开辟道路。因此，艾赛尼派相信他们是祭司的末日论者，而不是真正的苦行者。他们都是，

但他们确实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过上足够正义的生活，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们居住在整個犹太地区，而不仅仅是库姆兰，同样是孤立的社区和村庄。

约瑟夫斯估计他们大约有 4,000 人，营地和集会用来容纳这些遍布犹太大地的群体。库姆兰可能是该群体母亲的定居点，个别追随者可能住在洞穴和牢房里，然后团结起来或聚集在一起参加某些仪式和会议。艾赛尼派实行集体生活，共享宿舍、膳食、衣服和共同金库，并自封贫困。

因此，正如我所提到的，他们可能生活在单独的细胞中，为了某些目的而聚集在一起，而其他细胞则可能以正常的方式更多地生活在一起。公共膳食特别神圣，举行仪式沐浴，库姆兰有十个 mikveh 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如此有趣、令人着迷的生活，同样，许多人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福音书中没有提到这些。这些群体中的这些人对耶稣感兴趣吗？答案可能是肯定的。

施洗约翰当然可能与某个团体有联系，并且很可能具有某种身份，但他们正在寻找不同的结果。他们正在寻找一个不同的世界末日结局，一位来自拿撒勒的拉比宣讲爱，并再次让自己死去，十字架上的死亡并不是他们所寻找的。所以，不幸的是，我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思考也没有看到耶稣是谁。

他在宗派文献中神秘地提到了一位邪恶牧师，这可能是约翰·希尔卡努斯或亚历山大·贾奈斯这两位公元前 1 世纪初哈斯蒙尼王朝国王的代号，而不是名字。该社区的规则手册被称为《社区规则》（Serek Ha Yahad）和《大马士革文件》，这两本文件都让人们对这个狂热的宗教团体有了一些了解，但仍然有些神秘的。

有趣的是，约瑟夫斯提到了耶路撒冷的一个真实的艾赛尼区，它显然位于城市西南部的锡安山，或现代的锡安山，它靠近一个被称为艾赛尼门的门，而这样做的原因有点滑稽，因为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并走过这座城市，你就会明白这是因为他们看到耶路撒冷是如此神圣，如此神圣，他们拒绝在城内排便，所以他们不得不跑出城市去满足他们的自然需求，以满足他们的自然需求，这样他们就不会污染城市，因此艾赛尼门必须关闭，正如我的一位教授，以色列教授所说，你会看到这些虔诚的艾赛尼派持有他们的有时候会有一些人从城里跑出

来，所以他们会去一个叫Beit Sol的地方，那是他们在城外解手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锡安山的挖掘工作发现了巴吉尔挖掘机发现的三个重叠的门户 皮克斯纳（Pixner）就是这位绅士，他被认为是艾赛尼门的所在地，并发表在期刊和一本耶路撒冷揭示的书籍中，描述了这座城市周围的各种挖掘工作，因此耶路撒冷在新约时期再次涵盖了山锡安和西山就像《旧约》耶路撒冷的后几个世纪，这个艾赛尼门位于欣嫩谷的正上方，这可能是艾赛尼派社区居住的地方。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附近发现了几个mikveot，这似乎与艾赛尼派使用该地区的情况一致。

另一张艺术家重建的艾赛尼门和拜特索尔或使用洗手间的地方以及艾赛尼门的样子图片。好的，关于死海古卷和考古学的讨论以及我们的考古学演示就此结束。非常感谢。

这是杰弗里·休顿博士在讲授圣经考古学。这是第25节，考古学和死海古卷，第3部分。